

(香港)

黃易

● 异侠系列之

大唐双龙传

廿一



黄易作品集

华艺出版

作品集·异侠系列

大唐双龙传

第廿一册
四十二卷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双龙传/黄易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39-754-8

I.大… II.黄… III.长篇小说: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2746 号

大唐双龙传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冶金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 1/32 157 印张 374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一版 1999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39-754-8/I·662

定价:现廿一册 283.40 本册 8.80 元

第一章 物归原主

美艳夫人收回投往窗外的目光，别过头来嫣然一笑，微耸香肩道：“终于到龙泉哩！真好！”

徐子陵于登车后直到坐在她香躯旁的此刻，仍弄不清楚她葫芦内卖的是什么药。事实上他的心神正紧系在早前与师妃暄的“话别”，一时难以容纳其他物事。

师妃暄终于要离开他重返仙山。

“家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这两句镇门偈语恰是他和师妃暄爱情的最佳写照，既实在又虚无。在瞬那间发生，在同一瞬那结束。令人再弄不清楚如何开始，如何终结，既无始，亦无终。因为开始和结束融为一体。

我的娘！谁能不魂为之销。

自己究竟是傻瓜？还是体会到爱情最高境界的幸运儿？恐怕他永远难以断定。

美艳夫人讶道：“徐公子有心事吗？”

徐子陵淡淡笑道：“龙泉确是座令人难忘的奇异城市，敢问夫人有何指教？”

御车者是位体格魁梧健硕的年青汉子，观其气度神采，绝非平庸之辈，应是这位伊吾美人儿贴身护卫一类的人物。此时他把车子缓缓驶进横街，朝这泉桥交织的城市东面开去。

美艳夫人今趟打扮朴素，净黄色的衣裙配上绕项缠膊的肩褂，秀发在头上束成美人髻，玉簪横贯，另有一番清新美态。

不过她的美丽与师妃暄的不食人间烟火是截然不同的，她有打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狐媚和含蓄的野性，对男性有极大的煽动和引诱力。

美艳夫人忽抿嘴轻笑，瞟他一眼道：“徐公子长得真好看，奴家从未见过有男人比公子更文秀潇洒的，谁家女儿见了能不心动？”

徐子陵为之愕然，虽说大草原上的女子风气开放，大胆热情，说话直接。可是像她这般肆无忌惮的当面对初识的陌生男人评头品足，还直言自己心动，则坦白至令人大吃一惊。

徐子陵苦笑道：“夫人只因尚未见过‘多情公子’侯希白，他才真是儒雅多才的风流人物，小弟只能算是附充的。”

美艳夫人“噗哧”娇笑道：“徐公子说话很有趣，公子你坐在奴家身旁，奴家哪有空去想别的人？”

马车驶离车道，在一座石桥旁的河边林荫里停下。驾车汉子默然安坐，仿似变成一具石像。

徐子陵虽没有心情和她调笑，心底却不得不承认这伊吾美女确是颦笑生春，非常诱人。剑眉轻蹙道：“夫人有什么话，何不坦白点说出来？”

美艳夫人野性的美目水波流转，含笑道：“徐公子不耐烦啦？让奴家长话短说，五采石是否在公子身上？”

徐子陵心叫来了，叹道：“是又如何？”

美艳夫人香肩微耸，道：“公子为何不把五采石交给拜紫亭？”

徐子陵洒然道：“今晚我们见到拜紫亭，当会如夫人所托把五采石交给他。”

美艳夫人举起纤柔洁美、能令任何男人生出遐想的洁白玉手，摊开道：“奴家改变主意哩！请徐公子物归原主。奴家会对三位的仗义帮忙，永记于心。”

徐子陵目光不由落在她动人的玉掌上，只见纹如刀割，整而不乱，当得上纹理如花的赞语。同时大感头痛，皆因五采石是他们与拜紫亭讨价还价的其中一项重要筹码，还她不是，不还她更不是，一时间进退两难。

美艳夫人见他呆望自己玉掌，柔声道：“公子若想把五采石据为已有，奴家绝不会怪责公子，只会怪自己瞧错人。”

这番话比大骂徐子陵更凌厉，徐子陵心念电转，暗叹一口气，探手外袍内袋，掏出五采石，放到她掌心上，仍以两指捏着不放，微笑道：“夫人是五采石的原主吗？”

美艳夫人露出一个动人的甜蜜笑容，五指收束，捏着五采石下方，指尖与徐子陵轻触，欣然道：“公子可知这颗五采石的来历？”

徐子陵迎上她那对散发野性和异彩的美目，微笑道：“愿闻其详。”

美艳夫人道：“这是波斯正统大明尊教立教的象征，原名‘黑根尼勒’，意思是‘光明之石’，五十年前被光明使者拉摩带到大草原来，之后发生很多事，辗转多手，到最近才落进奴家手内。”

徐子陵不眨眼的正视着她，皱眉道：“那原主岂非是拉摩？”

美艳夫人欣然道：“拉摩正是家师。”

徐子陵一呆松手，美艳夫人以充满欢喜欣赏的神色横他一眼，取去五采石，纳入香怀中柔声道：“谢谢徐公子，更感谢少帅和跋锋寒，奴家绝不会忘记此事。”

徐子陵苦笑道：“夫人可否给小弟一个较为满意的解释？起初因何要托我们把五采石送给拜紫亭？若五采石成为装饰拜紫亭王冕之物，如何还可物归原主？”

美艳夫人娇嗔道：“都是尊神的指示嘛！公子对这解

怪满意吗？”

徐子陵愕然以对，这也算是解释？不过五采石已安返她手上，确是不争的事实。

忽然间他只想离开这个能令人头痛的美女愈远愈好。她令他想起纪倩，美艳夫人比纪倩少去那份江湖气，却另多一股使人迷惑的气质。

叹道：“夫人请小心，回纥大明尊教的人倾巢而来，你现在的处境未必会比在统万时好上多少。在下告退啦！”

寇仲在南厢屁股尚未坐热，敲门声再度响起。

术文往应门，寇仲则移到窗前，凝神望去，心想假设来的是石之轩，自己究竟该逃走还是硬着头皮应战。

门开。

术文一震施礼道：“原来是御卫长大驾亲临。”

寇仲心忖谁是御卫长，旋即虎躯亦微震一下，只见尚秀芳在长腿女剑手宗湘花陪伴下，跨进院落来。

寇仲此时反希望来的是石之轩，因为至少尚有一拼之力。但却又大感奇怪，她不是一夜没睡？为何还有精神气力来找他。且宋师道岂非要扑空？

今回真是硬着头皮直迎上去，笑道：“秀芳大家和宗御卫长风驾光临，令小弟篷筌生辉，哈！请赏光进来喝口热茶，哈！”

术文移往一旁，以免阻挡着从与大门相对的南厢厅中昂然步出的寇仲与尚宗两女的视线。

尚秀芳像刚从温泉浴后走出来的样子，不施半点脂粉，身穿湖水绿色的裙褂，秀发披肩，仍是那么美得令心醉。白他风情万种的一眼，道：“你的好兄弟呢？”

寇仲心叫救命，尚秀芳的凿穿战术比他的更要厉害得多，只用眼瞟两记已打得他溃不成军。七零八落。这样下去，究竟如何下局？

苦笑道：“我也想找他，进来再说吧！”

宗湘花道：“秀芳大家有约在身，只是凑巧路过来和少帅打个招呼。”

她的态度虽客气有礼，但仍有种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且隐含敌意。

寇仲的眼顺道下扫她那对长腿，故意气她，这才回到尚秀芳令他再难移离的俏脸上，微笑道：“我是否该说今晚见？”

尚秀芳微嗔的横他一眼，转向宗湘花道：“宗侍卫长请稍待片刻，我和少帅有几句话说。”

就那么轻移莲步，来到寇仲旁，牵着他少许衣袖，朝前方的南厢走去。

寇仲像中魔法般乖乖随她去。

徐子陵茫然在街道上的人潮中举步，返回四合院去。

开国大典一天一天的接近，大草原各族来贺的使节团与靺鞨各族来趁热闹的人从四方八面涌入龙泉，情绪气氛不断高涨，祸患危机亦同步酝酿。

可是他却发觉自己对眼前一切失去思索和深究的兴趣。

假设他现在立即赶往圣光寺去，恳求师妃暄永远不要离开他，以后的日子会是怎样？旋又暗叹一口气！因为他晓得他绝不会将这妄想付诸实行。

师妃暄的离去，最大的问题是使他感到再没有什么事情可恋可做，甚至乎大草原也失去吸引他的魅力。

在统万城当他初遇美艳夫人，他确感到她秀色可餐，看着她不但不会沉闷，且是赏心悦目。但刚才他却只想快点离开她，这使他明白到没有人或物能弥补师妃暄离开后给他留下的空缺。

他没有情绪低落，只是生出空虚无聊的感觉，无论干什么事情，均不能分散他心里孤独和遗憾的失落感觉。

这是他“牺牲”自己，“成全”师妃暄必须付出的代价。

忽然间他晓得自己正陷身在曾说过的爱情陷阱中，没有气力爬出去！

那是失去一切后的孤独。

他不如也就那么消失掉，以后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甚至以为他已死了。这可怕的想法令他涌起不寒而栗的震惧，他摇头把这想法送走。以往纵使一人独处，他也从没有寂寞的情绪，可是此刻无聊和寂寞正侵袭他的心神。

石青璇倏地浮现心头。

唉！他是否真如师妃暄所说的不肯为自己的幸福去争取，去奋斗和努力？

一切都会过去，时间可令人从不习惯变为习惯。他也有点恨自己，为何不能像师妃暄般看破一切。世上所有事物均如春梦秋云，瞬息幻变，转眼后了无遗痕。

然后他想起“虫鸣蝉唱”，刹那间喧嚷的人声车马声，潮水般涌进耳鼓内去。

他改向朝圣光庙举步。

甫跨进门槛，尚秀芳把寇仲扯停，在宗湘花和术文视线不及的门旁，香肩轻柔地偎进他怀内，柔声道：“少帅还有空想人家吗？”

寇仲心中苦笑，记起在赫连堡面对金狼兵的千军万马，自以为必死的一刻想起她的情景，不过问题是当时他还想起宋玉致和楚楚，登时生出肝肠欲断的痛楚。

这色艺双全的美女就像一团烈火，可以将他溶化，将钢铁炼成绕指柔。

他感觉到她香肩柔软嫩滑的肌肤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灼人青春，鼻内更满是她诱人的芳香气息。眼前的小耳

朵晶莹洁白，圆美耳轮的弧线和浑圆的耳珠造成全无瑕疵的结合。

天地旋转起舞，忽然间他发觉双手把她紧搂怀内抵着自己，且重重痛吻在她香唇上，销魂蚀骨的激烈感觉直把他送到九霄云外。

尚秀芳娇躯抖颤起来，玉手似拒还迎地无力的按上他宽敞肩膀，香唇却作出热烈的反应。好片晌后忽然扭动身子，把他推开。

唇分。

尚秀芳急剧地喘息着，红霞满脸，嗔道：“你……”

寇仲呆若木鸡，仍未从刚才的迷人滋味回复过来，更不明白自己为何失控至此，心中乱成一团。

尚秀芳举手理好给他弄得散乱的秀发，神色逐渐回复平定，又风情万种的嫣然一笑，以能令天下男子颠倒迷醉的风姿露出个怪责他大胆冒犯的清晰表情，右手探前轻拍他脸颊，柔情似水的道：“不说啦！今晚见！”

徐子陵驾轻就熟穿林过园，来到师妃暄圣光寺幽静雅朴的禅室外，立刻听到有若天籁的甜美声音传出来淡淡道：“子陵是否有话漏掉呢？”

徐子陵微微一笑，背着静室在门外石阶第二级油然坐下，闲话家常的道：“小弟适才遇上大明尊教的美艳夫

人，不知如何竟然想通一些事，很想与妃暄分享。”

师妃暄欣然道：“妃暄正留心听着。”

徐子陵面对圣光寺林木荫深不染俗尘的宁静后院，道：“妃暄说过不明白金环真夫妇为何不直接引你到龙泉来，还要诈作双双被杀，后更画蛇添足的找个周老方来掉包。”

师妃暄的声音从后方室内转来，却仍似在耳旁轻语的柔声道：“此事与美艳夫人有何关连？”

徐子陵道：“这要从美艳夫人的来历说起，她的师尊是五十年前从波斯来的拉摩，拉摩本身是波斯正统大明尊教的人，携来代表该教的五采石。五采石原名‘光明之石’，是大明尊教的立教之宝。”

师妃暄的声音再在身后响起道：“拉摩携此宝东来大草原，当然有重要的理由，对吗？”

徐子陵没有回头，晓得冰雪聪明的师妃暄猜到他的看法，沉声道：“拉摩是要对付一个或多个从波斯逃到大草原来的叛教者，不过拉摩的任务显然失败，因为那些叛徒在回纥落地生根，创立另一个大明尊教，还计划入侵中原，荣姣姣和上官龙便是他们的先头部队。现在的大尊，若非那叛徒本人，就是他的继承者。”

师妃暄来到他身后，神态自如的在他高一级的石阶坐下，微笑道：“子陵的测想虽不中也不远矣，可是我尚

未看到与金环真夫妇的关系。”

徐子陵别过头瞧着她淡然道：“关键就在周老方身上，因为他是回纥大明尊教五类魔之一。这代表颉利和回纥大明尊教无论是携手合作，还是各自行动，他们均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务要置妃暄于死地。”

师妃暄露出用心思索的动人神情，没有理会徐子陵凝注在她俏脸上的目光，道：“请你继续说下去。”

徐子陵把视线投回院落去，再移往在寺院上空飘过的一朵浮云，道：“金环真和周老叹的任务是要把妃暄引往山海关加以杀害。他们夫妇之所以要诈死，正为可在事后脱身卸责。岂知有那么巧就那么巧，我们刚好在同一时间出现山海关，登时把颉利的计划破坏。假若杜兴肯说实话，他或会告诉我们颉利当时大有可能正暗藏在山海关某处。否则如何能安排那次在燕原集差点使我们三人中伏的陷阱。”

师妃暄点头道：“你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很通透，既准确又有想象力。”

徐子陵苦笑道：“我该是迟钝才对，想这么久才想得通这么多。金环真夫妇当时该是潜离山海关，继续追踪石之轩，所以惟有靠周老方出马，引妃暄到龙泉来。”

师妃暄皱眉道：“周老方扮周老叹告诉我金环真给回纥大明尊教掳去，岂非硬要嫁祸自己所属的教派吗？”

徐子陵油然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何况大明尊教根本不怕背上杀死师妃暄的罪名，这只会令他们一举成名，他们就像颉利般，不怕任何坏后果。”

师妃暄道：“如此说子陵是否认为大明尊教在此事上是与颉利合作？但为何周老叹又要杀周老方？”

徐子陵摇头道：“大明尊教肯定和颉利是对立的。”不由想起烈瑕向尚秀芳献乐卷一事。

师妃暄讶道：“那为何周老方能配合得如此完美无瑕？”

徐子陵沉声道：“他是依一个深悉颉利计划的人的指令行事。这个人很可能有明暗两个身份，暗的身份就是大明尊教的大尊或原子，明的身份是东北的黑道大豪和杜兴的拜把兄弟，集黑暗和光明于一身。”

师妃暄轻吁一口气，道：“许开山！”

徐子陵双目亮起精芒，缓缓道：“安乐帮帮主因发现他这秘密，故遭到满门灭口的大祸。”

第二章 谁是奸邪

师妃暄秀眸异采涟涟，轻轻声道：“美艳夫人刚才找你为的是什么事？”

徐子陵苦笑道：“她是为五采石而来，我已如她所愿将五采石还她。”

师妃暄讶道：“她不是请你们把五采石送给拜紫亭？”

徐子陵道：“她只是借我们为她押送五采石到龙泉来。当时她成为众矢之的，室韦、靺鞨、契丹、突厥各族均欲夺得此石。她随从众多，目标明显，不得已下惟有兵行险着，使我们接替她，转移目标。现在目的已达，当然须将五采石取回。”

顿一顿续道：“美艳夫人正与大明尊教展开生死存亡的激烈斗争，不过看来她视此为教派中的家事，不愿外人插手其间，故不肯进一步透露个中内情。”

师妃暄思索道：“颉利若要在山海关对付我，大可在你们离开后实行。”

徐子陵道：“颉利只能在对付你或对付我们两者中拣选其一。且 he 已从历史深悉，无论他的军力如何强盛，由

于人数与中原相比太过悬殊，纯靠武力绝不足征服和统治中土这么广阔的一片土地，所以定下以李建成为傀儡供其操控的策略，就如刘武周和梁师都。而凡阻碍他们这个目标的人或物均要除掉。”

师妃暄点头同意。

徐子陵的推断合乎情理。可以想象若师妃暄被害，中原以慈航静斋为精神领袖的白道势力将受到严重的打击，对李世民的损害更是无法估量。颉利更可嫁祸阴癸派，一石二鸟，使中原武林掀起轩然大波。

至于寇仲，则成为颉利要入主中原李世民外的另一个最大障碍，皆因他有雄霸岭南的宋缺撑腰，本身又具号召力。即使成功铲除李世民，留下寇仲这心腹大患，仍有机会令颉利的雄图霸略功亏一篑。

所以在两个选择中，权衡轻重下，颉利选择先除寇仲，才再看有没有机会收拾师妃暄。

师妃暄柔声道：“子陵对此有什么好的应付提议？”

徐子陵长身而起，移到安坐石阶的师妃暄面前，从容道：“眼前由于颉利和突利息止干戈，颉利绝不会主动破坏与突利间的和平气氛，故改变策略，暂时不来对付我们三人，可是对妃暄却没有这样的顾忌。昨晚摆明是个对付妃暄的陷阱，只是妃暄没有中计而已。”

要伏杀像师妃暄这种特级高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